《藏在泥土中的寶物》

6B 鄺梓軒

我雙目注視著空空如也如陶瓷般的酒壺，酒壺上沾著些許泥土，眼中不禁泛出淚光，隨著眼角流在臉頰上。回想起我出生到現在與他的回憶，才終於知道他並不是不愛我，只是都被掩蓋，藏在行動裡了。

自我有記憶起，父親嚴厲的模樣就已經深深刻在我的骨子裡，他的嘴角從來都是向下的，搭配著銳利的眼神，別人跟他對視後，都會感覺到不寒而慄，久而久之，別人都稱他為「無笑大叔」。直至我成婚的那天，這個稱號才被打破。

「自強」是父親對我的期望，他對自己亦是如此。當別人還在池塘裡嬉戲時，我便獨自在學習如何打理房間；當別人每天放學回家的時候，家裡總會有熱氣騰騰的晚餐時，我卻要對著一盆冰冷的蔬菜和生豬肉，那時候我只有七歲。那時的我哭鬧過，也低聲勸說過，但父親卻無動於衷，堅持讓我看著複雜的食譜，為自己做晚餐。那時他又跟我說了一句話：「不做，那就餓著吧。」這句話對當時的我是極其殘忍的，我心中也不禁響了一句「難道他根本不愛我嗎？不然他為什麼對我如此冷漠？」這句話從那以後便伴隨在我心裡，直至那場比賽，更加深了這句話的真實性。

我帶著肯定又害怕的情緒去詢問母親：「父親愛我嗎？」母親每次都會慢慢地道：「愛，但都藏在心裡，被掩蓋了而已。」那時候的我並不能明白其意義，只是認為那是母親為了糊弄我而隨便亂作的。然而，這句話卻在我婚禮時，令我痛苦流淚。

我還很清楚，那是我學游泳的前夕，我強烈請求父母答允我去學習游泳。那時候，父親只對我說了一句話：「只要你不要半途而廢。」但事實上，我剛學了半個月便已想放棄了。而父親毫不意外地把我打一頓，強迫我繼續學習游泳，直到我能熟練地游泳。我曾嘗試過大哭大鬧，卻沒有絲毫作用，只能咬緊牙關地學會了游泳。但這也加深了我對父親的厭惡，也加深了「他不愛我」這句在心裡的重量。

直到我十八歲時，我因為討厭他想報考北方的大學，距離我家十萬八千里遠，為的就是遠離他。剛把這個意思說給父母聽的時候，父親便像一枝炸毛的刺蝟一樣，站起身，第一個表示反對。我先是呆了一下，再不解道：「我又不是不回來了，幹嘛那麼大反應？」父親卻堅定地道：「女兒家去那麼遠幹嘛！」我也是情緒上來了，直接地道：「你反正都不愛我幹嘛管我！」在場的所有人都呆了一下，父親更是坐在地上，我直接跑開了，沒有注意他的反應。之後我再也沒有跟父親說過一句話。直到我出發的那天，他也沒有出現。

後來，我談了一個男朋友，到了談婚論嫁的年齡，便舉行了我一生最重要的婚禮。雖然我很討厭父親，但我還是邀請了他。婚禮的那一天，我身穿紅色旗袍，在門前迎接著遠方到來的朋友和親戚，但卻是沒有見到父親，我當時並沒有沒有理會，婚禮如期開始。直到開始的時候，父親才姍姍來遲，手上抱著一個大的酒壺，上面刻然有著三個大字「女兒紅」，酒壺還帶著泥土，像是剛從泥土中挖出來。父親大聲地說道：「二十五年女兒紅，今日為我女兒而打開。」我聽到之後，已經呆站在婚禮台上，我在家十餘年，都無從得知父親藏了女兒紅。再想了一下，二十五年正正對應我的年齡。我目光望著父親的身上，卻發覺我怎樣都無法看透父親在想什麼？他愛我嗎？但他小時候卻如此嚴厲對我。說他不愛我，他卻為我的婚禮貢獻如此珍貴的女兒紅。我一時之間難以明白自己對他的感情。

婚禮結束，我走到女兒紅酒壺邊發現，酒壺下面似乎有著一張封信。我拿起它，自己讀了起來。「女兒，請原諒我對你如此嚴厲，我只是想你以後的生活可以變得順利，不需要依靠他人。或許是我太過嚴厲傷害了你，但我不想你以後的生活變得困難，我不願你以後生活不能自理，以後做事會半途而廢而過上失敗的人生。更不願你不在我身邊時受到欺負。這壺女兒紅是你出生時便埋藏在家裡院子下的，那時候我對你說我根本不愛你，但我只能說哪有父親不愛自己的女兒呢？」

讀完信後，我的眼淚再也停不住地流了下來，原來我以前一直錯怪了父親對我的用意，他做這一切的用意從來都是為我。這愛意藏在了嚴厲的外表下，但這都是父親對我人生的擔心與憂慮，這就好像藏在泥土中的女兒紅一樣，我現時才曉得如何照顧

自己，做事不會半途而廢，都是父親藏在嚴厲的表象下給予我最珍貴的寶物。現時才被我發現。

其實現時很多父親都與自己的兒子或女兒有著誤解，但其實哪有父親不愛自己的孩子的？只是一切都藏在了日常的相處下，孩子很多時候都無法發現罷了，並因此生出討厭的念頭，但等到成長後，才恍然大悟，錯怪了父親。

最後，我的衣服沒有換便前往父親的酒店，看見父親，我很用力地抱住他，後悔地道：「我愛你，爸！」父親也輕輕地撫摸我的頭溫柔地道：「我也愛你。」

**評語：情感真摯，富感染力。**